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德语文学中的 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

冯亚琳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42923

I516.06

1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德语文学中的 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

冯亚琳 等著



北航

C1650772

I516.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 / 冯亚琳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2147 - 4

I. ①德… II. ①冯… III. ①德语—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70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肖 辉 郭蕾蕾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18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

版权所



北航

C1650772



作者简介

冯亚琳

西安阎良人，哲学博士。1977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法德系，1985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德语系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名师”和教书育人楷模。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70篇，各类著作（含合作）29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 记忆与文学

第一章 理论基础	(11)
第一节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瓦尔堡的“社会记忆”	(11)
第二节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	(20)
第三节 阿莱达和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及“新记忆研究”	(28)
第二章 文学与文化记忆	(57)
第一节 文学作为“文化文本”或“集体文本”	(57)
第二节 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67)
第三节 文学的记忆	(93)
第四节 文学回忆与同一性构建	(102)
第三章 德语文学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记忆场”	(111)
第一节 “教育”与文学的经典化	(111)
第二节 文学体裁与“德国之路”	(127)
第三节 文学作为知识体系	(149)

下编 个案分析

第一章 文学回忆对人的观照	(187)
个案一:歌德教育思想中的限定、保留与平衡	(187)
个案二:歌德《托夸多·塔索》中的文化记忆(丰卫平)	(198)
个案三:席勒《华伦斯坦》中人的历史存在状态与矛盾	(208)
第二章 回忆的继承与批判	(221)
个案一:黑塞小说《荒原狼》中的“不朽者”(杨欣)	(221)
个案二:马克斯·弗里施《能干的法贝尔》中的记忆与工具理性 批判	(230)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学的“回忆工作” ——以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为例	(241)
个案一: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格拉斯小说	(241)
个案二:君特·格拉斯小说中自然作为文学回忆的符号	(252)
个案三:君特·格拉斯小说中记忆的演示	(265)
个案四:《蟹行》中祖孙三代人的记忆与媒介(张硕)	(275)
第四章 第二代人的“回忆情结”	(286)
个案一:《追忆我的父亲》中对记忆媒介和身体感知的反思 (黄晓晨)	(286)
个案二:蒂姆《以我的哥哥为例》中的记忆问题(刘海婷)	(294)
个案三:施林克《朗读者》中的言说与沉默(黄晓晨)	(305)
第五章 女性文学与犹太作家的“另类回忆”	(314)
个案一:巴赫曼小说《温蒂娜走了》中的女性视角与互文记忆	(315)
个案二:耶利内克戏剧《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中的记忆形象 重构(刘海婷)	(327)
个案三:海涅小说片断《巴哈拉赫的拉比》中的仪式与集体记忆	

(蔡焰琼)	(336)
个案四:贝克尔小说《说谎者雅克布》中的想象作为回忆	(344)
结语	(356)
国内记忆研究文献一览(选)	(363)
参考文献	(373)
后记	(393)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	-----

Part I Memory and Culture

Chapter One Theoretical Basis	(11)
--	------

- | | |
|---|------|
| 1 Maurice Halbwach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by Warburg's Social Memory | (11) |
| 2 Pierre Nora's Sites of Memory | (20) |
| 3 Aleida Assmann and Jan Assmann's Cultural Memory and "Recollection Culture" | (28) |

Chapter Two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Memory	(57)
---	------

- | | |
|--|-------|
| 1 Literature as "Culture Text" and "Collection Text" | (57) |
| 2 Literatures as Medium of Cultural Memory | (67) |
| 3 Memory of Literature | (93) |
| 4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Memory and Identity | (102) |

Chapter Three German Literatures as Sites of Cultural Memory of Germany	(111)
--	-------

- | | |
|--|-------|
| 1 "Educ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 (111) |
| 2 Literary Genre and "German Route" | (127) |
| 3 Literatures as Knowledge System | (149) |

Part II Case Studies

Chapter On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Recollection on Humanity

..... (187)

Case Study One: Limitation, Retention and Balance in Goethe's

Educational Thoughts (187)

Case Study Two: Culture Memory in Goethe's *Torquato Tasso* ... (198)

Case Study Three: Human's Historical Existing State and Contra-

diction in Schiller's *Wallenstein* (208)

Chapter Two Inheritances and Criticism of Recollection (221)

Case Study One: Immortal Literary Images in Hermann Hesse's

Steppenwolf (221)

Case Study Two: Criticism on Rational Tool in Frisch's *Homo fa-*

ber (230)

Chapter three "Recollection Work" in Literature After World

Wall II —Taken Grass'Literature

Memory as an Example (241)

Case Study One: Research on Grass'Novel in Tension Field of

Communication Memory and Culture Memory

..... (241)

Case Study Two: Nature as Symbol of Literature Memory (252)

Case Study Three: Memory Demonstration in Grass'Novel (265)

Case Study Four: Memory and Medium of Three Generations in

Im Krebsgang (275)

Chapter Four Memory Complex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 (286)

Case Study One: Reflection of Memory Medium and Body Per-

ception in Meckel's *Recall My Father* (286)

Case Study Two: Memory Problems in Timm's *Am Beispiel Meines*

<i>Bruders</i>	(294)
Case Study Three: Talk and Silence in Schlink's <i>The Reader</i> ...	(305)
Chapter Five Alternative Recollection of Female Literature and Jews Authors	(314)
Case Study One: Female Perspective and Intertextual Memory in Bachmann's <i>Wintina Walk</i>	(315)
Case Study Two: Reconstruction of Memory Images in Jelinek's drama <i>Snow White</i> and <i>Sleeping Beauty</i>	(327)
Case Study Three: Ceremon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eine's Novel Fragment <i>Rabbi of Bachrach</i>	(336)
Case Study Four: Imagination as Recollection in Becker's <i>Jakob the Liar</i>	(344)
Conclusion	(356)
References for Memory Studies in China (Excerpts)	(363)
Main References	(373)
Postscript	(393)

绪 论

“记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聚合性主题”。^① 这一论断似乎尤其适用于 20 世纪以降的人类社会。在现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记忆”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门话题，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现象^②。正如哈特穆特·波姆等人所指出的：“在我们纪年的第二个千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普遍能够发现一种强烈的回顾过去的趋势，于是有了不同形式的总结、储存、归档和回忆。”^③ 在德国，“文化记忆”研究被视为新兴的文化学的“核心概念”（Leitbegriff）^④。在此框架之内，不仅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火如荼，产生并且继续产生着一系列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更是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在国内，较早关注“文化记忆”问题的是史学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介绍和讨论也逐渐向其他学科延伸。在催发方兴未艾的都市文化研究热的同时，有关“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口述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研究”、“仪式”等也都与“文化

① Astrid Erll,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Stuttgart, Weimar: Metzler, 2005, S. 1.

② 这一点无疑也适用于中国。从电视节目的设计到旅游路线的推广，记忆到处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角色。

③ Hartmut Böhme / Peter Matussek / Lothar Müller, *Orientierung Kulturwissenschaft. Was sie kann, was sie will*,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0, S. 148.

④ Aleida Assmann, *Gedächtnis als Leitbegriff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Lutz Musner / Gotthart Wunberg (Hrsg.), *Kulturwissenschaften. Forschung-Praxis-Position*, Wien: WUV, 2002, S. 27.

记忆”研究挂上了钩。^①在此框架之内，2003年10月，题为“北京：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06年3月23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一个题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德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的主题正是“文化记忆”。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在开幕式上发言时说：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同年4月2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空间和文化记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在“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2009年9月，“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国际研讨会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专家们一起探讨了“文化记忆”在德语文学中的演示与民族价值观构建的关系。

尽管如此，“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概念，其内涵也绝不是早已在理论上得到澄清的问题。追溯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应当回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首次将“集体记忆”（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这一概念引入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但他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仅限于关注其对某一具体群体的意义，而没有将其扩展到文化范畴中去。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阿拜·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6）同样是在20世纪20年代将目光投向了“记忆”研究。作为艺术史学家，瓦尔堡观察到艺术形式重复和回归的现象，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湿壁画中飘动的长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中，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的邮票中再次出现。瓦尔堡认为，这种艺术形式的重复与其说是后代艺术家有意识地对古代艺术的模仿，不如说是源于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引发记忆的能量。瓦尔堡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

哈布瓦赫和瓦尔堡的研究相互之间并无关联，两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也不大。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与上述两位学者的早逝不无关系。瓦尔堡后来患上了精神病，早在1926年就与世长辞，他创建的“瓦尔堡图书馆”在1933年被抢救到了伦敦，从而免遭德国法西斯的毁坏，得以幸存，现属于伦敦大学的“瓦尔堡学院”。哈布瓦赫的遭遇则更具有时代的悲剧色彩：

① 参见本书“国内记忆研究文献一览（选）”。

1940年，其犹太裔的岳父母惨遭德国盖世太保的杀害，哈布瓦赫也因抗议法西斯的暴行而遭逮捕，之后被解送到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于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死在那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瓦赫和瓦尔堡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在很长时间内陷入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重新得以提起和认识。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的首先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他在其七卷本的鸿篇巨制《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中重新审视记忆与历史的相遇与区别，并提出了“记忆场”（*lieux de mémoire*）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文化学和历史文化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研究在德国蓬勃展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扬·阿斯曼（Jan Assmann, 1938—）和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教授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1947—）夫妇。扬·阿斯曼在其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早期发达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同一性》^①中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词，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概念，诸如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冷文化”与“热文化”等等。扬·阿斯曼认为，群族的衰落，往往不在于物质方面的解体，而在于集体和文化记忆的丧失。在《文化记忆》中，他将文字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之一，作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环节，将其放在文化整体结构和历史传承中考察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提出了文化记忆具有集体（民族）同一性构建功能，从而为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化记忆的各种载体提供了一套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应当说，“集体记忆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兴起并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与当时欧美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冷战的结束、对越战的回忆。但更为重要的是，参加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日渐步入老年，他们的离世和即将离世使得回忆不仅成为必要，也成为必然。更为重要的是，记忆的媒介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昔

^① 本书引用的版本为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3. Auflage, München: C. H. Beck, 2005.

日的口头回忆由于第一代人的日益缺席逐渐转换成为文字回忆。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 1972—）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历史转换过程”（historisch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①。她认为，尤其是冷战的结束使得东、西方记忆文化的“二元结构”被打开。随着苏联的解体，一种多元的民族和种族的记忆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在美国、法国以及英国，去殖民化以及大量移民的迁入也使得一种多元的回忆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记忆现象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具有强烈种族内涵的现象。”^②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记忆热的形成也与媒体技术的转变以及媒体的影响有关。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给储存过往的事件和图像提供了人们以往难以想象的可能性。而互联网本身则形成了一个延伸到全球的巨大的储存档案。然而，如此意义上的数字革命带来的却不仅仅是储存可能性，它也将“遗忘”的危险形象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只要信息还在硬盘（或者软盘）上存储着，它就是还需要提取、选择、使用的“死知识”^③。

引人注目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持续到现今的“记忆热”现象更多地反映在文学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影视作品中。就德国文学而言，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现今，以“清理过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为指称的文学回忆一直都是社会集体回忆中当之无愧的主线条的话，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种回忆不仅没有因为亲身经历了纳粹时代的第一代人的老去而逐渐隐去，相反更有向第二代、第三代扩展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作为第一代人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其中篇小说《蟹行》^④中开辟新的视角、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满载德国难民的古斯特洛夫号船被苏联潜艇击沉这一灾难的同时，伯恩哈特·施林克1995年发表的小说《朗读者》^⑤则通过一个异乎寻常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德国战后第二代人与第三帝国这一段历史之间的纠葛；同属德国战后第二代作家的克里斯托夫·梅

① Astrid Erll,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a. a. O., S. 3.

② Ebenda.

③ Ebenda.

④ Günter Grass, *Im Krebsgang*, Göttingen: Steidl, 2002.

⑤ Bernd Schlink, *Der Vorleser*, Zürich: Diogenes, 1997.

克尔和乌韦·提姆和则不约而同地选择文学回忆的方式来探寻自己最亲近的人何以会成为希特勒的帮凶的历史、文化及个人原因。前者在他的小说《追忆父亲》^①中回忆了自己的父亲艾伯哈特·梅克尔（Eberhard Meckel）从不喜欢希特勒到最后却被纳粹军队同化的一生，后者则在他的《以我的哥哥为例》^②中，围绕“哥哥为何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的问题，整理和研究了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并以此展开对父兄的回忆，进而在回忆中追问罪责问题。除了上述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所谓的“父亲文学”（Väterliteratur）外，90年代，又涌现出了一批被称作“代际小说”（Generationenromane）的文学回忆作品，诸如扎菲·希诺扎克的《危险的亲戚》（*Gefährliche Verwandtschaft*, 1998），卡特琳·施密特的《贡那·雷讷菲尔森的远征》（*Gunnar-Lennefelsen-Expedition*, 1998），莫尼卡·马龙的《帕韦尔的书信》（*Pawels Briefe*, 1999）以及施特凡·瓦克维茨的《隐去之国》（*Ein unsichtbares Land*, 2003），等等^③。

尽管如此，文学回忆却绝对不是现、当代文学的专利，尽管它在20世纪德国文学中似乎更为突出，更加引人注目。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文学从来都和回忆关系密切。而文学的这种与回忆的特殊关系恰恰是“文化记忆”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这个层面上讲，阿莱达·阿斯曼和阿斯特莉特·埃尔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文学中的文化记忆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意义。后者在她的《集体记忆与回忆文化》中提出了文学是集体回忆的媒介^④的观点，认为文学和集体记忆在包括叙述性、模仿在内的多个层面上有交汇；前者则在其著作《回忆空间》^⑤一书中论述了回忆的隐喻特性。她还以“回忆”与“同一性”，“历史观”与“民族意识”为出发点，解析了莎士比亚

① Christoph Meckel, *Suchbild. Über meinen Vater*. Mit einer Grafik des Autors. 1. Auflage, Düsseldorf: Claassen, 1980.

② Uwe Timm, *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2005.

③ Vgl. Friederike Eigler, *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 in Generationenromanen seit der Wende*, Berlin: Erich Schmidt, 2005.

④ Astrid Erll,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a. a. O., S. 143ff.

⑤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Broschierte Sonderausgabe, München: C. H. Beck, 2003.

的剧作,认为“回忆(才)是剧中原本的主角”^①。在对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的理论加以阐发之后,阿莱达·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不仅具有集体同一性构建功能,而且也有“批评和反思”的功能^②。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记忆所具有的集体同一性构建功能和批判、反思功能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它对于一个民族之存亡兴衰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也就是该民族在与自然界的长期生存斗争中,特别是在与外来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记忆逐渐深入该民族成员的潜意识,最终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通过历史传承对其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从民族文化学角度看,一个民族的存在,同样是以民族文化记忆为标志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链把民族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民族文化记忆之链一旦断裂,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由此可见,文化记忆与民族同一性是互为依存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为前者的表象。

文化记忆对于集体同一性的构建作用和反思批判功能源自于记忆的选择性特征。人们发现,即使在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作品中,回忆也往往是有意而为之的。也就是说,在文学创作中,回忆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它不仅用于自我回忆,更重要的是作用于他人的回忆。这即是回忆的意图性和目的性。

回忆的目的性决定了回忆的过程是以选择和重构为基本特性的。哈布瓦斯早就指出了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回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从当下借来的事件对过去进行构建,而且以早先业已进行的重构为基础”^③。扬·阿斯曼发挥了哈布瓦斯有关回忆重构性和选择性的观点,他认为,记忆的选择性

①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Broschierte Sonderausgabe, München: C. H. Beck, 2003, S. 63f.

② Vgl. Aleida Assmann, *Individuelles und kollektives Gedächtnis-Formen, Funktionen und Medien*, in: Kurt Wettengl (Hrsg.), *Das Gedächtnis der Kunst. Geschichte und Erinnerung in der Kunst der Gegenwart*, Ostfildern-Ruit: Hatje Cantz, 2000, S. 27.

③ Maurice Halbwachs, *Das Gedä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5, S. 55.